

话语语言学论文集

王福祥 主编
白春仁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话语语言学论文集

HUAYU YUYANXUE LUNWENJI

王福祥 白春仁 主编

* *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19号)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14 印张 309 千字

1989 年 8 月第 1 版 198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册

* * *

ISBN 7-5600-0356-7/H·135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前言	(1)
话语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代序)	王福祥 (3)

第一部分 句子的实际切分法

关于句子的所谓实际切分	V. 马泰休斯 (10)
捷克语词序的基本功能	V. 马泰休斯 (18)
实义切分理论的创立与发展	陈国亭 (38)
有关俄语句子实际切分的一些问题	华 劭 (49)
表达句子中心信息的手段	赵陵生 (81)
俄语词序与翻译	赵陵生 (89)
实际切分与词序教学	何荣昌 (103)
实义切分与汉语词序	陈国亭 (115)
试论英语主位和述位	黄 衍 (121)
主位和述位	徐盛桓 (134)
西班牙语的主述位切分	陈用仪 (153)
主述位切分与翻译的准确和流畅	陈用仪 (176)
谈谈话语语言学与俄语教学	王福祥 (189)

第二部分 超句统一体

现代俄语中的复杂句法整体

问题	H. C. 波斯佩洛夫 (201)
----	---------------------

复合句法整体及其主要结构

特征 H. C. 波斯佩洛夫 (217)

从孤立句子句法到话语整体

句法 И. A. 费古罗夫斯基 (243)

现代俄语中的超句统一体 谭 林 (281)

俄语超句统一体的本质特征及其类型 徐新初 (293)

第三部分 语篇分析

英语语篇分析 刘润清 (305)

几种“语篇分析”理论介绍 刘保山 (336)

德语语篇结构中的再现原则

与基础阶段的教学 叶本度 (353)

语篇分析和外语教学中的交际原则 周 圣 (367)

第四部分 话语语言学和话语修辞

话语语言学的发展与语言研究

及外语教学中的交际化趋势 郭丰楷 (376)

篇章修辞学概述 肖 敏 (391)

俄语公共场合讲话语体初探 汪嘉斐 (404)

文章结构概说 白春仁 (427)

前 言

我国外语界近年来广泛研究国外语言学新开拓的领域——话语语言学，并将这一学科的成果应用于外语教学和翻译实践上，也尝试移用在汉语的研究中，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就是介绍、评析、应用话语语言学的一部分成果。同时，我们译介了著名捷克学者和苏联学者五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以期使读者看出这一学科萌生和发展的脉络。由于新学科尚未定型，各国学者的观点颇多歧异，而我们在国内收集到的研究资料又极有限，难以反映出这个新学科的全貌。第一部分的实际切分理论，是从对句子的传统语法形式分析转向对连贯语言的语义分析，开了话语研究的先声。第二部分的超句统一体理论，确立了以句群(语段)为话语的基本单位，提出了话语特有的一系列范畴和课题，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三部分的语篇分析，是从语言交际角度全面研究话语。尽管各家理论差异很大，但从交际角度、语用角度研究话语，却是相当引人入胜的。第四部分属于对篇章或某一类话语的整体分析，侧重在修辞的角度上，是话语语言学的又一重要分支。

把本书序言同最后一部分文章合起来读，可以了解到这个新学科的基本面貌。如果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读者由此把握了话语语言学的实质，对于它在我国语文学界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对我国的文章学研究，定会裨益。

因是文章汇编，又属新兴的学科，术语、译名以及文字体例不

一者，势所难免，望读者见谅。

编 者
于北京

话语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代序)

王 福 祥

话语语言学(又称篇章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语言学科,同时也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同逻辑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翻译学等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苏联Л.С.巴尔胡达罗夫教授认为现代语言学总的发展趋势是从研究语言的抽象体系转向研究语言在言语中的功能。这一趋势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人们对从心理语言学方面研究言语活动问题的兴趣增加了;二)根据句子在言语中的功能,探讨所谓“实际切分句法”和“句子功能切分法”方面的问题;三)出现了一门新学科——“话语语言学”。他甚至认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就是对比话语语言学(见《语言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

话语语言学大体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话语理论、话语语法和话语修辞。话语理论包括话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话语分析理论和话语语言学史。话语语法主要研究大于句子的言语单位:句组、句段和片断;研究句际关系和句际连接手段;研究语句的交际结构、交际功能和交际条件;借助实际切分法揭示连贯性话语的由左至右的横向线性扩展规律。话语修辞主要研究篇章结构规律、表达方式和技法,研究各种语言手段在篇章中的修辞功能和各种功能语体中语言使用的特点;借助实际切分法和修辞分析揭示连贯性话语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线性扩展规律。话语语言学与中国的文章

学极为相近。两者之间颇有点象西医与中医之间的关系。

话语语言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这门学科对语文教学有极大的指导意义。通过对文章结构的分析和写作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提高阅读与写作能力及正确使用语言文字表达思想的素养。

话语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是二十世纪初奠定的。在这方面,捷克功能学派的语言学家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认为语言是一个功能体系,语言是在一定的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语言一定要同人们交际的具体语言环境联系起来,同社会文化联系起来。一九二六年十月捷克语言学家威廉·马泰休斯创立了“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后被称为布拉格学派),世界一些著名语言学家都加入了这个小组。他们在音位理论、语法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见解。特别是马泰休斯创立的句子实际切分(又译为实义切分)理论使句法研究摆脱了传统语法观念的束缚,成为现代理论语言学中一门新的学科,为句法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实际切分句法。他应用句子实际切分法分析词序变化,研究句子的交际结构、句子成分的交际功能,推动了对连贯性话语的研究,从而为话语语言学的兴起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苏联 B. B. 维诺格拉多夫院士高度评价了实际切分理论。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人尝试摆脱赤裸裸的形式—逻辑的窠臼来研究这类语言现象了。譬如捷克语言学家马泰休斯曾经主张把句子的一般形式—语法分析即结构分析和实际切分区别开来,实际切分是揭示该句子在相应上下文或语境中的直接、具体的意思。”他认为实际切分理论对于研究修辞学、对于深刻理解俄语各种表情手段(其中包括词序)是会有很大帮助的(苏联科学院《俄语语法》,1954年,第二卷上册序言)。

早在一九三五年英国著名语言学家 J. R. 弗斯就曾提出在情境中研究语言过程,认为一个句子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有意义。

弗斯及其追随者十分注意研究上下文、整篇文章,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一九五二年美国语言学家 Z. 海里斯发表了《话语分析》一文,提出要在句子以外继续进行描写分析,把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尝试用结构方法分析连贯性话语。近年来话语分析的成果对话语语言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功能学派的最新代表英国语言学家 M. A. K. 哈利迪提出的照应理论对研究句际关系和句际连接手段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他把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照应关系分为内照应和外照应,内照应又细分为前照应和后照应。他提出的照应理论揭示了语句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研究连贯性话语内部规律的基础(①The linguistic Study of Literary Texts. —“Proceedings of the IX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ics”. The Hague, 1964; ②Cohesion in English. —Longman, 1976)。

苏联话语语言学开创于一九四八年。在这一年,Н. С. 波斯佩洛夫撰写的《复杂的句法整体及其主要结构特征》(Сложно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е целое и основ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его структуры. «Докл. и сообщ. Ин-т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1948, вып. 2) 及 И. А. 菲古洛夫斯基发表的《从单句句法到话语句法》(От синтаксиса отдельн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к синтаксису целого текст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школе», 1948, № 3) 两文奠定了苏联话语语言学的基础。苏联话语语言学从一开始就形成一个特殊的学派,主要研究句际关系和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复杂的句法整体(又称超句统一体或散文段)。波斯佩洛夫提出“复杂的句法整体”这一语言层次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客观现象、事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因此分析句子不能脱离开它的上下文,必须把句子看作是整体的一个部分,通常不是句子而是由一组句子构成的复杂句法整体才是连贯性、独立性言语的实际句法单位。这种复杂的句法整体能表达一个复杂、完整的意思,在上下文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菲古洛夫斯基主要研究句际之间语义上的联系及句际联系

的语法表现手段。在这一时期，苏联话语语言学还未能摆脱传统语法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对句际关系的研究上，往往把句际关系同复合句中分句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按并列和主从复合句的分类原则来确定句际关系的类型。

从六十年代下半期开始，特别是到了七十年代，话语语言学才逐渐形成起来并有了较快的发展。在这方面，德国语言学家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R. 哈尔维格写的《话语语言学》(Textlinguistik. Stuttgart, 1974)，W. 德美斯勒写的《话语语言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Textlinguistik. Tübingen, 1973)，S. 斯米特写的《话语理论》(Texttheorie. München, 1973) 以及 H. 温利希倡议编写的《话语语言学大学讲义》(Lektürekolleg zur Textlinguistik. F. a. M., 1974) 等著作，对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都做了详述。德国语言学家们侧重研究正确交际的前提和条件以及话语与上下文和语境的相互联系。苏联语言学家们在七十年代应用实际切分理论研究俄语词序，分析句际关系和连接手段，探索超句统一体的结构特征及其结构-意义类型等方面都取得了较明显的进展。近年来，尤为重视对话语修辞的研究。重要的著述有：Г. 邵敢尼柯的《句法修辞》(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 М., 1973)、И. 科夫图诺娃的《现代俄语》(词序与句子的实际切分法)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и 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 1976)、О. 克雷洛娃与 С. 哈夫罗尼娜合著的《俄语词序》(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М., 1976)、В. 奥金佐夫的《话语修辞》(Стил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 М., 1980) 以及 О. 莫斯科里斯卡娅写的《话语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текста. М., 1981) 等。

文章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可惜不为外国所知。文章学作为研究文章内部规律和读写文章规律的科学，始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公元 501 年前后)。这是我国第一部文章学专著。全书共五十篇，分四大部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文学评论。在《章句

第三十四》中,刘勰把言语单位分为字、句、章、篇:“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同时还指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他一方面认为写文章没有固定的规矩,另一方面又强调创作韵文或散文仍有共同的规律可循:“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最早提到“文章学”的,是北宋时代的理学家程颐。他在《近思录》卷二中提出:“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存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一九〇七年国粹学堂曾立有“文章学”一科,内容包括文章学源流考、文章派别考、文章各体、著书法(见张寿康著《文章学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的文章学也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有较大发展。一九二四年叶绍钧写了《作文论》(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六年龚自知曾著《文章学初编》(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二年出版了蒋祖怡的《文章学纂要》(正中书局)。五十年代吕叔湘、周振甫出版了《习作评改》,朱德熙撰写了《作文指导》。这些都为后来文章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一九六一年张志公提出把“探讨运用语言的技巧和效果”的学科叫词章学。他认为词章学主要研究内容应包括两部分:“一般的语言运用的方法和技巧问题”;“特定的作品形式和作家运用语言的特点。”前者属修辞学研究的内容,后者属风格学研究的范围(“词章学?修辞学?风格学?”中国语文,1961年8月号)。翌年,张志公在《谈词章之学》一文中再次强调:“凡是写作(作诗和作文)中的语言运用问题,无论是关乎语法修辞的,关乎语音声律的,还是关乎体裁风格的,都属于词章之学。”(《新闻业务》1962年2期)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九日林祝敏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文章学初探》一文。他主张把文章学列为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学科。这门学

科主要“研究语言的表达方式”。他认为文章学应包括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和实际部分。理论部分包括文章学史和文章原理（衔接律、侧重律、变化律）；实际部分包括措辞、章法和文体。同年七月，黎锦熙和刘世儒在他们合编的《汉语语法教材》第三篇中明确提出了句群的问题，认为句群是“复合句与段落之间的语言单位”，并分析了句群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张志公在《新闻业务》上发表了《谈词章之学》（1962年第2期）。他在《语法学习讲话》中也提出要研究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一九七九年，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指出：“一般讲语法，到句子为止，句子是最大的语法单位，因此句子只有结构分析，没有功能分类。其实这也是一种老框框。若干句子组成一个段落，句子与句子之间不仅有意义上的联系，也常常有形式上的联系，比如“这”、“那”等指代词，“首先”、“其次”、“总之”等关联词语，这些都应该算是语法手段。”这些问题的提出使句法研究冲开了传统的束缚，进入了探索连贯性话语的新阶段。一九八〇年《中学语文教学》杂志组织了关于句群问题的讨论。一九八一年七月在哈尔滨市召开的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上通过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修订说明和修订要点，决定增补句群的内容。此后，句群的概念正式进入中学语法教学。此后，有两本关于句群的专著出版：一本是郝长留写的《语段知识》（北京出版社，1983年），另一本是吴为章和田小琳合著的《句群》（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句群研究从一开始就直接面向中学语法教学，这表明中国在研究连贯性话语方面强调应用的特点。

一九八〇年八月在《语文战线》上发表了张寿康写的《文章学古今谈》。同年十月张寿康为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撰写了一篇论文《试论文章学研究》（见《汉语学习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他在这篇论文中详述了中国文章学的历史，指出文章学是一门科学，应开展文章学的研究工作，既可以研究现代文章学，也可以研究古代、近代文章学，既可以研究文章的共同法则，也

可以研究有别于现代的古和近代的文章法则。他主张把语言研究扩展到章(即超句统一体)和篇,建立科学的文章学,为语文教学科学化提供知识的基础。他认为文章是有规律可循的,并提出了“三律”说:语言合体律、观点材料统一律和层次律。

文章学在我国正逐渐成为大学的一门重要课程,开设文章学课程的院校越来越多,有的院校还招收了文章学学科的研究生。一九八一年张志公在北京大学讲授词章学,内容包括汉语词章学的历史、汉语词章学的民族特征、章法论、句法论、比兴论、文体论、风格论等。近年来,文章学的发展尤为迅速,有大量的著述问世,其中有五本文章学专著最具代表性:一本是《文章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一本是《古代文章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一本是张寿康著的《文章学导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一本是《文章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最后一本也叫《文章学》(档案出版社,1986年)。中国的文章学以研究篇章结构、表达方式、文体、风格为重点,所以过去多附丽于修辞学。全国性的文章学讨论会已先后开过五次,文章学作为语言学一个新的独立的学科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承认和支持。尽管如此,应当指出:无论是话语语言学,还是文章学都还处在形成阶段;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都有许多问题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and 探索。

第一部分

句子的实际切分法

关于句子的所谓实际切分

〔捷〕马泰休斯 (V. Mathesius)

有必要把句子的实际切分同句子的形式切分区别开来。如果形式切分是从语法要素的角度研究句子成分的话,那么句子的实际切分就是研究句子以何种方式与上下文的具体情境发生联系,而句子也正是在这种具体上下文的基础上形成的。句子形式切分的基本要素是语法主语和语法谓语,实际切分的基本要素是表述出发点(即在该语境中已知的或至少容易得知的东西,说话者由此出发)和表述核心(即说话者关于表述出发点的所述内容或与其有关的内容)。句子的实际切分是语言学界很早就注意到的问题,但并未得到系统的研究,因为没有弄清它和句子的形式切分的关系。关于句子实际切分(尽管当时使用的不是这一名称)问题,大约在1850年以后的二十五年中发表的文章最多。早在1855年,法国语言学家 H. 魏尔 (Henri Weil) 就注意到了句子实际切分对于词序问题的重要意义,潜心于这一问题的还有围绕在《民族心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Völkerpsychologie) 周围的一些语言学家。在三十多年前,我在所撰《英语词序史研究》一文的第一部分(《捷克科学院通报》第16卷,1909年,第261页以次)里,已经对这一问题最重要部分进行过分析。表述出发点被当时的专家们称为心

理主词，而表述核心则被称为心理谓词。这两个术语不甚理想，因为一是表述出发点并不总是和心理主词这一名称所给予人的印象那样，总是叙述的主题，二是心理主词、心理谓词和语法主语、语法谓语过于接近，这不利于把两种本质不同的事物区别开来。此外，这两个术语的心理学色彩还使整个问题被排除在通常的语言学所研究的范围之外。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句子的实际切分和形式切分的关系恰好是每一种语言的最典型的特征之一。

如上所述，表述出发点在扩展句中并非总是表述的主题，但需要补充的是，在多数情况下，两者还是一致的。这在简单的连贯性叙述中看得最为清楚，在这种叙述中表述出发点通常是来自前一句的主题。例如：Byl jednou jeden král | a ten měl tři syny. Nejstaršího z nich napadlo, že si půjde do světa hledat nevěstu. (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忽然想到要走遍天下找个未婚妻。)可以看出，在第一句中明确表达出来的主题(指国王——译者注)正是第二句中的表述出发点，而第三句的表述出发点则是在第二句中笼统描述过的主题(指三个儿子中的大儿子——译者注)。在讲述的一开始，一切尚处于未知的情况下，用了带有时间状语的存在句——byl jednou jeden král (从前有一个国王)。从实际切分的观点来看，我们可把该句看作是一个不可切分的表述，因为这个句子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带伴随词的表述核心，不定时间状语——jednou (从前)——完全退居到次要地位，因为该句子就内容上来说同下述根本没有这一状语的句子不无二致：Byl jeden král a byl tak rozumný, že i všem živočichům rozuměl, co si povídali. (有一个国王，他聪明绝顶，连动物在说些什么，他都能听懂。) Byla jedna vdova, ta měla dvě dcery, Dorlu a Lenku. (有个寡妇，她有两个女儿，多拉和莲卡。)当然，有时起首的存在句需要用些能生动地显出叙述开端所呈现的关系的多样性的引言来充实。在口头讲述时，则起首的存在句可能与介绍故事发生情况的

各种语词连系在一起，这些语词的意思不外乎：Chcete na mně pohádku, a tady ji tedy máte. (你们想听我讲童话故事吗？好，我这就讲。) 这些用语是随着讲故事人讲述目的的不同而改变的：Tak byl jednou jeden král... (从前么，有一个国王……) Tak tedy byl jednou jeden král. (从前有那么一个国王。) 这种表示开场的语词越繁多，就越能获得独立地位，变成具有独立结束语调的句子。例如：No tak tedy. Byl jednou jeden král. (相传呀，很久以前有那么一个国王。) 这种具有独立的结束语调的句子有时表示讲故事者对讲述内容的态度，Bylo — nebylo: byl jednou jeden král... (不管是真是假，相传从前曾有一个国王……)

不过，对本文的题目来说，最重要的是还是下面的情况：讲述本身所含有实际情境被用来做为故事开头的第一句。有时，可以用某种提前的方法，从尚未说明的故事的实际情境中，选择地点状语或时间状语，并把它置于存在句句首作为句子中表述出发点。例如：V jedné zemi panoval král, který byl nesmírně bohatý. (在一个国家里治理天下的是一位国王，他无比富有。) V jednom městě bydlili rodičové a měli tři dcery. (在一个城市里住着一对夫妇，他们有三个女儿。) Daleko, až tamhle někde za červeným mořem, býval kdysi jeden mladý pán. (在遥远的红海彼岸的某个地方，曾经住着一位年轻的绅士老爷。) 有时讲述者甚至完全不用起首的存在句，一开始就讲到主人公，仿佛他早是听者所熟悉的，只是偶有几处由于缺乏足够的确定性(有时是明显的不确定性)我们才发觉我们与主人公是初次见面。例如：Chudá selka šla do lesa na stlaní. (穷农妇到林子里去割铺垫用的蒿草。) Myslivec šel jednoho dne na lov. (猎人有一天出去打猎。) Vávrovi umřela žena. (瓦弗拉死了妻子。) Libor byl jediný syn chudé vdovy. (利波尔是穷寡妇的唯一的儿子。) 在实际语境中已提示了地点或时间状语的讲述的开端我们可称之为有凭依的起首句，而一下子

就述及主人公的开端,我们称之为紧缩的起首句,因为象 *Myslivec šel jednoho dne na lov* (猎人有一天出去打猎)这样的句子我们可以用两个句子来充分展示它的先导功能: *Byl jeden myslivec a ten šel jednoho dne na lov.* (从前有一个猎人,有一天他出去打猎。)简单的存在句 *Byl jednou jeden král* (从前有一个国王。)我们可称之为非扩展起首句。这里通过捷克童话故事中的例子所确定的起首句的几个类型当然也出现在作家创作的叙事文(长、短篇小说)中。

在非连贯的日常交谈中,句子的实际切分现象要比在加工过的语言中,特别在书面语中,更为丰富。交谈者双方在生活上和日常经验上越接近,这种现象就越多。这是因为他们之间可以选择表述的主题和起码可以选作表述出发点的状语的实际语境异常开阔,属于这种实际语境的有交谈双方共同熟悉的一切事物,也包括在此时此地的言谈中由于语境化而成为已知的一切。在必要情况下,这种语境化可通过总是具有感情色彩的内部确指来加强,或对在场的人或事使用外部确指来加强。(关于内部确指和外部确指,参阅《捷语口语中的限定词 *ten, ta, to*》一文,载《我们的语言》杂志,1926)。

从日常对话的某些片断中可以选出以下这些句子为例: *U Jirsů budou mít svatbu.* (伊尔斯家将举行婚礼。) *Záruba za námi staví nových pět domků,* (扎卢巴在我们房后正在盖五栋新房。) *Ten váš vchod se mi pranic nelíbí.* (你们这个入口我一点儿也不喜欢。) *Tady ty knihy musí pryč.* (这些书必须搬掉。)在时间范畴方面最清楚不过的是今天以及与今天相接的最临近的过去和将来: *Dnes už k vám nepřijdu.* (今天我就不去你们那儿了。) *Včera byla sobota, a to se vždycky koupeme.* (昨天是星期六,我们总是在这天洗澡。) *Zítra bude hezky.* (明天会是好天气。)当然,说话者和受话者永远是实际语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Já půjdu*